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一百六

崑山顧炎武寧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變堂訂

全州

全在粵西稀警矣然非去兵國也戎籍日耗編民協防號曰打手打手應募不皆土著之民受直則數存應敵則勸寡舊五百零五名今有其半勢亦單弱且建鄉逼白面諸猺先年時見侵侮西延七星半多流寓今雖寧帖然猺性易煽而競細利議者欲移州倅一員予令巡檢司以資彈壓巡檢改移義寧界此桑土之籌貴在得人而已 灌陽之寇密邇恭城北鄉且與南江源 江東砦青水崗諸巢近故時時剽掠然寇來必由東鄉入

卷一百六

廣西

唐 過陶川

經平原臺塘大畔源乃尋山徑肆害於灌百里曠土裹糧有險寇來去無置足之地不過栖息草莽跡迹易露則我亦易追襲彼安敢長驅數至哉聞之洪武初邑未有猺獞也永樂中邑人薛昌黃 仲輩始招至二三耕作無敢寇害自正德乙亥賊大猖獗其徒占據遂煩而恭城田至恭欽輩廣為招集湖北諸種幾遍臺塘灌之富人又引占田獞夾板猺散布田間名則藉力耕種實陰通羣寇為害不細今耕作既久林翳漸盡山原曠土編布藍種民壓山澤之利結廬俟守遠近相望無復昔日梟鏡之虞

崗砦

米崗凡三十有一

小車 小地 白竹 木昶 小陰 簾石 茶坪

半嶺 侃塘 天水 滑溪 上下白石 梅子砦

蟾蜍 湛底 扶水 樓子 水尾 姑油 黃嫩宅

俸水 大木 龍塘 雄江 歌陂 盆田 蔗源

大小李 橫溪 大小藏 石家

寨凡七

硤石 磨石 獲源 長烏 塘 香烟 羊狀

營堡

卷三百六

廣西二

二

明朝營二

西關外營 在城西 二里

北關外營 在城北 二里 防手二 打手俱四十一名

堡十二

板山堡 在城西南 七十里

烈水堡 在城西南 八十五里 俱防 守 旂軍八名 打手十二名

黑山堡 在城西南 六十里

魯塘堡 在城西南 九十里 防 守 旂軍一名 打手十名

石塘堡 在城南 五十里 防 守 打手十二名

運塘堡 在城南 八十里 防 守 打手九名

源口堡 在城西 四十五里 防 守 打手十二名

八十里山口堡 在城北 八十里 防 守 打手八名

旂軍四名 打手十三名

白塘堡 在城西 六十里 防 守 打手九名

楊梅堡 在城西 二里

白里防寺 旂軍十名 打手十一名

鎮洲堡 在城北 六十五里 防 守 旂軍六名 打手十名

羅口堡 在城南 四十五里 防 守 打手五名

灌陽營二

東關外營在縣城東一里

西關外營在縣城西一里俱防守打手三十四名

堡四

獅子堡在縣城西二十里

三峰堡在縣城南五十里俱防守狼兵十八名

新安堡在縣城六十里防守打手一十九名

栗木底堡在縣城東六十里防守打手

名糧兵四名

新設砦五

砦砦 月山砦 春立砦 桂于砦 李公砦

堡十

杉木堡 峰山堡 仁山堡 江東堡 傅山堡 板

卷二百六 廣西二

三

橋堡 赤岩堡 文村堡 官莊堡 木老堡峯山板橋要害

永寧州

州南三十里口鳳凰 西南二十五里曰穿岩俱有兵營

五十里曰柵木營有上漢兵住中 七十里曰富祿鎮 百二

十里曰常安鎮俱有兵 西三十里曰蓮塘 北十里曰

安息 二十里曰三隘俱有兵營 二十五里曰牛阿有兵營

官渡船一隻 以濟往來 三十里曰小蕩有兵營 四十五里曰興

隆有公館為州中出入之所小 五十五里曰大長江

有兵營原有公館一所今廢而營復遷於此 六十六里曰都狼本州往省

往交界之所上七里下六里至都狼堡設公館於中

險要

都狼隘

去州六十里本州往省之路上七里下九里嶺上有一泉水可食

鳳凰巢

賊首

當狼豹據為穴

張山隘

胡原隘

湖水巢

諸羊隘

諸

狼隘

盆崗隘

大博嶺

大晏嶺

擺嶺

總甫嶺

石城隘

鷄冠嶺

洋經嶺

白藤經

從塘巢

古望嶺

思鵝巢

石村經

古城巢

高厄

低厄

君師巢

蓮塘巢

水頭巢

金龍經

古底巢

思馬巢

王武巢

石盆巢

古浴巢

石低巢

陰

山巢

龍角巢

三門隘

三十隘

橫山陁

木村

徑 老莫巢

藤浪巢

石洛巢

馬驢巢

思美砦

卷百六

廣西二

四

山口砦

水頭砦

川岳巢

龍坑嶺

墩嶺

金竹

嶺 火嶺

大鵝巢

苦累巢

麻行

扶召巢

馬浪巢

天堂巢

西洋巢

以上諸巢處多為先年

蠻賊盤據巢穴

山口

論曰茲邑自宋元以來噶噶向風與他邑埒今之里
境非其土著也先是柳慶歲大祲有奸民者招諸徭
就粟以千計既而種落蕃衍遂屠驅居民雄踞其境
今雖就撫綏然鄙桀狼戾難以卒化也顧以入編戶
即為赤子安問鐘與民也且鐘之奉貢賦垂七十餘

年夷盡變而夏矣加意撫循夷漢同風是在司牧者
哉夫生齒蕃息泰與也亦奸藪也

兵防

粵左狼兵一百名

每名給田十五畝共一千五百畝該鎮原田一萬五百畝今裁革除給狼

兵外餘田俱沒官納戶荒田招人耕種

論曰今之議三鎮者輒云狼所以制獞也愚以為愚不在獞而在狼官族皆夷種罔知漢法近皆羅網矣獞有小釁或粗給衣食者輒統狼兵抱執之俗謂靴禁滿其欲照得釋及至仰拘盜賊賄賂縱焉狼且為虐於地方矣然未可遽議革也狼子野心一有恫疑

卷二百六

廣西二

五

且肆不逞是當議補流官一員於桐木以司提調至其耕田則當清出原額召募補伍庶三鎮捍蔽不至單弱夫何聽其久侵而不問今設為護衛之用異日催征倘或未善尙有不可言者能不為隱憂哉

風俗

城郭軍民雜處俗頗淳朴民知力田士知向學郭十里外俱獞夷椎髻跣足間道漢音架棚為室寢處其上其下雜畜牛馬犬豕不避腥穢疾病不事醫葯專信巫鬼殺牲宰牛罄竭所有答歌為婚不禁同姓男婦專事畊種無別生活秋收稍餘則都里親戚日招呼往還恣其

飲啖逮春則糜啜以畊借貸度日少遇荒歉則賣男粥女苟活一時甚則竊盜劫掠無所不至性喜讎殺好鬪輕生其婦女專畜蠱毒殺人其男子出入帶刀自衛或遇忿爭拘提則用以格鬪拒捕蓋誠不可純以漢法治者也然其性猶朴魯畏見官府詞訟稀簡錢糧亦肯完納惟守土者加意撫綏行所無事禁戢差役勿肆侵漁而各武職衙門亦無致多方需索騷擾則庶乎可保百年無事也若重懲十里積年包收錢糧之弊勿聽衙役緝訪民間大小事情此二者最爲吃緊

小民苟不遇荒歉萬無敢欠錢糧者當清其弊數弊數

卷二百六

廣西二

六

伊何催徵時十里每差一總催此十總催者赤手而借重債賄官吏賄差頭而得票計一人所費二十餘金十人共費二百餘金倍利償債約有四百餘金矣至於排年有包收里長有侵匿皆公家物也小民完納十分有加五在內者有加倍在內者俱爲包收者自飽而因以飽總催及至正項完納時總催又侵收焉戶吏又侵收焉其在庫者庫吏又侵收焉且有那借焉層累而上層累而下所餘幾何宜歷年之拖欠不完清此源頭催徵無難事矣

四里向有隨規承應官府白米老酒鷄鵝魚鴨及查盤

禮官府備酒備馔程各項老人於秋收時先期科派禾把約有二百八十餘兩而承值學齋捕衙不與焉夫日用口腹所需幾何累此小民煩費兼爲奸人藉口漁獵乎余刊示各里啓給照永杜騷擾愿後之君子有同心焉

又愚獯畏見官府一涉詞訟差人執票拘提匿不敢出於是差人恣行魚肉飽其欲而歸間有與承行吏剖分者官票則置之高閣矣官府少察則擬一罪名送官府原被干証無一至焉官受其汚名差飽其鯨腹永俗往往如此司土者須於此留意

卷百六

廣西二

七

以上三則皆平常無甚奇異然推誠而力行之亦未必無補於地方云

馬光識

大學衍義補曰左右兩江地方二三千裡其所轄狼兵無慮千數方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有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其間雖或有有司帶管及設土官以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制臣愚以爲今日制馭馴服之策莫急於立土官請用左右兩江之

例而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蓋左右兩江府州之設皆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凡今猺獞與編民雜居州縣之間但彼依山箐以居耳宜令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其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左右兩江土官例俾其子孫世享之義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卽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例旣授其所投詞不須等實官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所居俾其擇地立爲治所俟衆力之旣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

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祿必知所感慕而其同類咸尊敬之有不服者彼仗國威并力除之不能矣積久成俗彼皆慕華風習禮教而知出掠之爲非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其中不能無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力而一方安靖矣然所處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兼爲識大書深刻於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某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征者與民易之隨其

廣狹不復丈量其土會所領地既俾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其永無患矣

銅柱考

水經云楊孚南裔異物志昔馬文淵積石爲塘達於衆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林邑志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南疆

晉地理志曰南象林郡志今有銅柱漢置此爲界貢供金稅隋書大業九年行軍總管劉芳經畧林邑逕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

唐南蠻傳林邑南大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岩

卷二百六

廣西二

九

東涯海漢馬援所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南都護張舟復立銅柱

酉陽雜俎馬伏波有餘兵十餘家居壽洽縣今岸南兩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流言語衣服尙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入海以此名爲識亦曰馬留

馬總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鏡著唐德以名狀伏波之裔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
立銅柱於溪州卽歷代史冊攷之則伏波銅柱當植於
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外所謂林邑界上者是以今分
茆嶺之銅柱已不可見惟指近岸海中積石若邱阜處
目之不應表立漢界反在內地

按水經注言銅柱在林邑不言在欽江疑分茆銅柱
馬總所植也

崇禎九年張國經遣尙官王守仁查訪銅柱遠近形
狀六閱月回稱無有到其地者有貼浪老叟名黃朝
會謂萬曆二十四年親至其地而見之其茅果分兩

卷百六

廣西二

十

邊而垂下分茅嶺去銅柱之所尙多一望之遠頗斜
同交趾夷人年年以土石培之今高不滿一尺見者
皮骨寒不敢近前其大不知幾許事之有無亦不能
知問其道徑所由則曰自貼浪扶隆至板蒙一日板
蒙至那蒙那來一日那來至觀狼動羅一日動羅至
江那一日江那至北攬一日北攬至北葵一日北葵
至新安一日新安至八尺石橋南行八日方見分茅
自過江板蒙起沿途俱夷地貼浪要十六日欽州要
二十日方到守仁遂執筆記之以報是銅柱一耳未
嘗有別銅柱也

運道遺迹

合浦大洗港有潮西通名九河江江口有赤洋墩蜃人取蠔於此又名赤蠔墩父老相傳馬伏波征交趾時自浦內外海運糧至軍恒苦烏雷風濤之險及海寇攘奪之患遂以昏夜鑿白皮蜂腰之地以通糧船乃束羊於鼓係鈴於烏置之墩上以疑寇此河直通龍門七十二徑抵欽城其掘鑿處約長七八里濶五六丈深三四丈其兩頭潮水尚通但中間木植交生耳此水一通實欽廉舟楫之利嘉靖乙亥太守張淨峰公與義民交通嘗親至其地踏勘欲疏鑿之不果予以爲廉境之山由東

卷百六

廣西二

十一

迤邐而南直至海上曰寇頭嶺由西迤邐而南直出海外曰烏雷嶺今二山對峙相去二十里古謂合浦爲海門始謂此耶華夷之疆城南徼之阨塞附海之邦所無寇頭之東地亦蜂腰大潮亦出沒假令二地以不便舟楫之故皆可鑿之使通皆可不必踏外洋之險若爲邊圉久遠計其無乃非先王設險守國之義耶謾記諸此

入交三道

一由廣東自馬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自欽州南大海場帆一日至西南岸卽交州潮陽鎮也又云乃自廉州發舟師進都齋一出廣西至宋始開廣西路亦分爲三

自甯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自思明府入
溫邱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自龍州入者一日至
平西隘一由雲南至元始開雲南路亦分爲二由蒙自
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
十日至平原州然皆山徑難行張輔則由甯祥沐晟則
從蒙自以抵白鵠縣皆不循伏波故道彼用夾攻之策
故也

西南海道

嘉靖中知府饒岳訪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寇頭嶺前海
發州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行

卷百六

廣西二

三

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土山門又一
日至萬寧州二日至廟山三日至海東府二日至經熟
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遏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
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
以入交州則自白藤而入則經水旁東潮二縣至海陽
府復經至靈縣過黃經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
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經等江由南策上洪之
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有取宜陽縣經安
老縣之北至平和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
漁海口而入則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泝洪江至快

州經鹹子関以入多魚南爲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鹽子関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畧也蓋自欽州入崖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寧抵交阯陸行止三百九十一里 宋設砦二鹿井砦在欽州西南控象鼻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三村砦在欽州東南控貫蛤灣至海口水道東南轉海至雷州遞角塲 欽州西南邊有水口六譚家水口黃標水口藏埔水口西陽水口水灣水口大亭水口

沈懷遠南越志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分分爲八品有光彩

卷頁

廣西二

三

一邊水平似覆釜者名瑤珠瑤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礫珠礫礫之次爲官兩珠官兩珠之次爲玳珠玳珠之次爲苾苾符珠 南方草木狀凡採珠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第一珠母肉正白民人以薑齋食之 林衷南方草木狀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攬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自蚌珠長二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三分其光色一旁小平形似覆釜爲第一瑤珠凡三品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不員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萬震南州異物志合浦有名善游採珠兒年十餘便教入水求珠官禁民採珠

巧盜者躡水底剖蚌得好珠吞之而出 雜記珠池居海中蜃人浚而得蚌剖珠益蜃人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組別以小繩繫諸蜃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組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尙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議因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尙少最後得今注木枓板口兩角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逾此矣五金之鑛生於山川重複高峰峻嶺之間其發之初惟於頑石中隱見頰脉微如毫髮有識鑛者得之鑿取烹

試其鑛色樣不一精粗亦異鑛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羅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鑛脉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濶者有鑛脉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與盛者此石爲過盛有方採於此忽然不見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蚬蟆跳大都坑匹鑛取如虫蠹木或深數丈或深數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鑛搗尖鐵及鐵鎚竭力擊之凡數百下僅得一片今不用鎚尖惟燒爆得鑛石不拘多少探入碓坊舂碓極細定謂鑛末次以大桶盛水投鑛於中攪數百次謂之攪

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沉於底者謂之粗礦肉若細粘與梅沙同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汰泛颺去粗留取其精英者其粗礦肉則用一木拌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未存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米糊搜拌員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煨銀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卽投窖團於爐用鞞鼓扇不停手蓋鉛性皆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滓於面凡數次鈇出熾火掠去爐面渣滓煉既熟良久以水滅火

則銀鉛爲一是爲鉛駝次就地用上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淺灰窠置鉛駝於灰窠內用炭爲壘則扇火不住手初銀鉛混泓然於灰窠之內望泓內有烟雲之氣飛久乃定久之稍散則雪花騰湧雪花旣散湛然澄澈又少頃其色自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之苔烟云雪花乃鉛氣未散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旣入灰惟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底乃生葯中葯密陀僧也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壘有礦之地發火燒一夜合礦脈柔脆次日火氣稍歇匠作方可人身動搥

尖採打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
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籬雖礦之出銅多少不等大率一
籬可得銅一斤每叢銅一料礦用一百五十羅炭七百
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人八百餘用柴炭粒疊燒兩次
共六日六夜烈火亘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
烈火皆成茱萸頭出礦而火愈熾則溶液成馳候冷以
鐵槌擊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
生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粗濁留精英團
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五次許
七日七日又依前入大旋風爐連烹十日十夜是謂成

鈇者粗濁既出漸見銅體也次將鈇碎用柴灰連燒八
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連烹二日二夜方見生銅
擊碎依前入大旋風爐煅煉如烹銀之法以錯爲母除
滓滓於面外淨銅入爐底如水既於爐前逼近爐口鋪
細沙以木印雕字作某州某處銅印於沙上旋以壅沙
印刺銅汁入沙匣卽是銅磚上各有印文每歲詳發赴
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煅煉成水不留穢毫滓雜以泥裹
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斤各有蜂巢如京銷面是
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應付鑄大率煅銅所費
不資坑戶棄於採銀面憚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煅煉

火次亦各有異有以礦石竟燒成者有以礦石確磨為末如銀礦燒窖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楊指禹穴攷

司馬子長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遍遊萬里之日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為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如小春白者當之噫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窟深人迹不到頃巡撫儀封劉遠夫修蜀志搜訪古碑刻禹穴二字乃李白所詩始知會稽禹穴之悞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

卷一百六

廣西二

七

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不勝其復矣如禹貢曰雲上夔作父父雲在江南夔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而今名蒙樂山上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蔡况夏俱皆所未至而謬云蒙山亦在雅州

顏真卿鮮于氏離堆記

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十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直上數百尺形勝縮矗歆壁峻蕭上崢嶸而回泐不與眾山相連屬是之謂離堆東面有石堂焉卽古京兆尹鮮于君之所開鑿

水經浪水出武陵鍾成縣北界沅水谷南至鬱林鍾中縣與隣水合又東至蒼梧猛林縣爲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爲大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於海其一又東流縣東南入於海員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今按一統志攷之浪水出三嵎山南流沅水沅水谷則在鍾城縣北後爲黔陽縣移溪城一曰浪溪自黔陽南流至鍾中縣今之潯川也隣水則潯水也其逕靈川縣東北爲浪江入灘水南入鍾中注於潯水合綉江水又東至藤縣北古之猛陵也合鬱溪亂流逕廣西縣是爲鍾江俗呼藤江大抵浪水出自鍾城往往以

卷百六

廣西一

六

鍾名之是鍾又訛爲潯耳鬱溪又合桂水爲梧州大江東流至廣州番禺縣西其一南注入於海者鬱水分浪南注卽今之鬱水靈洲乃南江也其一又東別逕番禺城下去廣州城南五十里漢建安末交州移治於此唐分交州爲廣州亦治於此漢書所謂浮牂牁下漓津會番禺蓋乘斯水西入越者也今之沙灣紫泥港是矣浪水又東逕懷化縣入於海則今之石門江合流溪諸水大海也其一又東至龍川縣東江爲涅水屈北入員水而浪水枝津衍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合增江又逕北羅縣西界龍川左思賦所謂目龍川而帶洞也員水如練

東歷揭陽縣注於海此三江合浪水之始終也浪與垠同水歷地埒崖岸之義世訛作浪又訛作郎皆非蓋三江合一大浸連空廣州呼爲西水以其自廣西至故云然至必以春夏之交迄處暑而後消消則高要峽江旋東爲大水者畱溢渦塘皆俱有魚仞躍其中人恣取之有鉅至數十斤者家累數百金而南海下流達於新會香山東莞通潮之衝漁子高下爲泥筌竹筴其內者皆得蟹焉西水退盡蟹亦退殼拾之如土芥然諺云西水漫漫魚滿蟹梓蓋澤國之利皆由浪水不可不知

卷二百六

廣西二

九